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詳解卷二十六

宋　陳經　撰

金縢　周書

此篇所載非一時之事乃作書者叙述周公之始終自既克商二年而下乃告太王王季文王言將告神之事也史乃冊祝以至秉璧與珪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王翼日乃瘳言卜吉而武王愈也自武王既喪

而下至王亦未敢誚公言周公被流言東征之事也自秋大熟而下至歲大熟言成王之疑成王之信而天皆有以應之也此篇叙事甚多皆所以言周公之忠誠處事之變而非事之常也讀之者當合豳風伐柯狼跋破斧等詩同看當武王之疾而以身代死此豈常事哉當武王之喪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此豈常事哉自人情觀之當成王疑周公之時引前日金縢之事以自明其誰以為不宜又不然則引身

而退避嫌疑匿名迹而誰不以為當周公于此不惟不肯引金縢之事以自解且又征討四國犯天下之嫌疑周公之所以如此者盖其心在于為公而不為私在于為國家而不在于為一己故雖處進退危疑之地人情反側之時而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從容暇豫不失其所以聖馬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性惟剛中者能之君子于此有以見周公始終乎周家無往而非誠也雖然周公豈蘄乎人之知也哉死生固有常理而精誠之

至者可以易死而為生成王之疑信無與乎天威也而精誠之至者能使天大反風于瞬息之頃世儒以天人為二理而不知聖人之學可以轉移造化日與天相接其謂之天人二理者以己之偽而遂不信古人之有是事也覩金縢之書則當知周公所以與天為一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金縢為請命之書藏之于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也占書皆論天道不及人事故先王秘而藏之不以

示人周公發匱而取其占書并藏其冊于匱是為占卜故事非有意而藏之也此書非周公所作而謂之周公作金縢者其冊文乃周公所作故也孔子特以二句敘此書者以見金縢之作也起於武王之有疾金縢之啟也在於成王之疑周公周公終始之心皆于金縢而有考焉故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

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克商之明年王有疾而弗悅言疾之危篤也二公名
公太公也愴惶失措謀所以為王敬卜其生死周公
之意則以為武王方克商商家臣子尚有未安之
志忽有不測之變成王方幼冲則宗廟社稷之計將
如之何未可以憂我先王知武王之疾將死不能無
憂周公為此辭者所以拒二公而欲以請命代死為
己之事也然則拒二公穆卜之謀而以請命為己之

事則無乃攘人之功以為已有乎不然則請命之事周公無乃謂已可以當之而二公未可以當之乎周公之意葢不如此以為二公之卜乃朝廷之常禮既有常禮則在朝必與聞焉卜而吉可也不吉則人情危疑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不若周公私已自為之勿使人與之觀其雷電之變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

敢言則見周公之卜當時如二公者皆不之知惟祝史者知之築土為壇築地為墠惟周公自以為功而他人不知故不禱之宗廟而為之壇墠為三壇而同于一墠三壇三王之神位也又為一壇于南方而北面所以對三壇之神位而周公自立其上焉璧所以禮神植璧者置之于神位之前也圭所以自執秉圭者周公執之乃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仗三王以請命于天代武王之死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祐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此乃史為冊書以祝神之辭也元孫即武王也惟爾

元孫某即武王名也先儒以成王讀金縢之册至發字而稱某故史因記之周人以諱事神于此可見遘遇也厲危也虐暴也元孫武王適遇危暴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太子之責于天言天意必欲取責于武王使周家之長子必死爾三王在天之靈當請于天以旦代武王之死死生壽夭自有常理而周公以為可代葢其至誠可以感天故也予仁若考周公自言我之仁能順曾祖考皇考王考指三王也又多材多藝

可以事鬼神乃元孫武王其多材多藝不若我周公又不能事鬼神則武王之所能者獨能敷佑四方爾元孫受命于天庭俾之敷布德教以乂四方用能安定爾三王之孫子于下地上天對下地而言四方之民無不畏而敬之言周公之死可以事鬼神武王不可死留之以安天下也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天既降寳命于武王矣今而遽死然則天之寳命自此墜而先王之宗廟將不得血食矣

蓋武王既死則武庚必有變商將復興故周公之禱乃為祖宗為生民為天下而禱非為武王之身而禱也武王不死則實命不墜而先王亦有所依矣今我就受三王之命于元龜卜者所以謀鬼神也爾之許我卜而吉武王之疾有瘳則我其以事神之璧與自執之珪歸而待命言周公死而武王生也爾不許我卜而不吉武王之疾不瘳我乃屏藏其璧與珪是我之無德不能代武王之死不可以事鬼神也此周公精

誠之至以死生之說與鬼神確謀議其從違可否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

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兹攸俟能念予一

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周公旣以冊文告神畢于是卜以三龜即周官三兆

之法七稽疑三人占是也卜三龜而一習吉習因也

言三者相因而吉此特見其兆之吉而未見其書也

文開籥見金縢卜筮之書而書亦吉焉故曰乃并是

吉公曰體周官占人凡占筮君占體據此占兆之體王其無害疾必瘳也予小子周公自稱也新受命于三王言其得吉卜也惟永終是圖武王既不死則天下可安而將圖永久之計矣茲所以待其三王能念我武王言俟其疾愈也公歸自壇墠而歸納冊于金縢匱中以為周家卜筮之故事王翼日乃瘳觀此章見周公聖德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者如此誠之至也壽夭吉凶皆在已而不在天故凡委

之天道不修人事者皆不足以語此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此書非一時之事作書者叙述周公之始終故併而言之當武王之喪也成王幼弱周公居攝權在周公以兄弟之至情且有疑忌之心管叔兄也霍叔蔡叔

弟也管叔及羣弟當時周公使之監殷周公謂之三監至此則反與商人謀叛周流放其言于國以謂周公將不利于孺子必奪成王之位盖聖人之事雖賢人有所不能知賢人之事衆人有所不能知管叔流言于國政以周公聖人之事凡人所不能知且又周公之所為不合乎管蔡之意故也以賢人且不能知而況于凡人去聖人不知其幾千萬而謂之足以知周公也哉四凶之于舜叔孫武叔之于仲尼大率皆

此類也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勿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二公即太公名公也周公謀之于太公名公以謂我若不能用法于此管蔡則其心有愧于先王矣先王之心無他亦惟至公無私而已我若以兄弟之故曲赦其罪則是私意也非先王意也然則兄弟手足懿親縱使曲在管蔡周公獨無親愛之心乎何為遽傷同氣之義至于如此無乃與舜之待象者有異乎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封之有庳而周公于管

蔡則誅之何也曰此舜與周公所以為同其心也皆所以為親愛也象之所殺者特舜之一身而已而管蔡流言叛周則其害及于天下周公以大義以王法誅管蔡而非周公誅之也在舜則為至仁在周公則為至義故曰舜與周公其心一也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即詩東山周公東征也三年而歸勞歸士詩曰三年併初去之年而數之書曰二年特指在東二年而言之罪人斯得二年之後始得管叔之罪即

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降霍叔也文王之征伐也豈
敢定居一月三捷如此其速至周公之伐管蔡則二
年之久罪人始得何也蓋其征之甚急而取之甚緩
也挾武庚淮夷以叛人情為之不安故周公東征也
義不反顧則甚急矣然而未嘗急於攻戰哀我人斯
亦孔之將則恐其勞民製彼裳衣勿事行枚則不嚴
于兵革所以取之如此其緩也與文王伐孔熾之虜
則又異矣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

未敢誚公周公既得罪人矣宜歸未敢歸恐成王之疑未解于是久留東山乃為詩以與王名曰鴟鴞言三叔不可不誅之意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言王室創造艱難如此愛吾民其恩其勤如此豈容管蔡遂毀壞之哉王亦未敢誚公以見成王至此猶疑周公未解但欲誚責公而未敢爾謂之未敢者以權在周公而有所畏惟其疑公是以畏公嗚呼周公所以為忠聖如此管蔡四國

流言于其下而人主疑畏于其上自人情處此其奚以堪此聖人處事之變人道之不幸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

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此章皆述天所以彰周公之德是秋大熟而未收斂也天乃雷電以風其威動可畏如此禾皆為風所偃仆而木之大者皆為風所折此天變之非常也故邦人為之大恐王與大夫盡為皮弁之服葢應天以質素故也啓金縢以觀占書視其休祥如何謀所以應天變乃得周公前日所自以為功以身代武王之死

冊書具存名公太公及王偏問諸史與百執事諸史乃前日從周公冊祝者百執事乃前日從周公奔走從事者夫以周公遭變至此諸史百執事皆知周公前日代武王之死矣至此何為不出一言以申雪周公之寃耶名公太公雖不知代武王之説其與周公同列久矣豈不知周公所為盡忠于國家亦無一言以申雪周公之寃何耶諸史百執事不可言也二公而不言二公亦有負于周公矣曰不然二公之心知

周公之心久矣不待啓金縢之書也所以不言者正以成王之疑方深而非口舌所能爭必待成王之自信然後可尚非成王之自信徒有以強其必信則二公與周公同功一體之人也得無有朋黨之嫌而重成王之疑歟况事久論定成王未有久而不信者今日因金縢之啓成王之疑欲解矣不言王及二公而曰二公及王則見二公于此時知王心欲解故首倡王以偏問諸史與百執事庶幾諸史與百執事能陳

周公當日之事以解成王之疑則成王至此始自信矣諸史與百執事皆對曰信實有此事也噫者恨辭也周公當時命我勿敢言矣而我今言之豈不失信以負周公乎此所以嘆恨不滿之意矣夫以周公遭謗如此諸史與百執事寧視周公之死而不敢漏當時所以丁寧之言則在朝祝史之微奔走之賤其重然諾守信義不可移奪如此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不及知執金縢之書而泣

曰其勿敬卜矣言無可疑矣言天之威祇為周公設也周公前日勤勞王家如此而我幼冲未之知故天所以動威而彰周公之德夫天之與人其勢雖遠而感應之理未嘗不昭昭世之有忠臣孝子貞夫順婦所為苟合理則天不旋踵應之東海枉殺孝婦天為亢旱三年豈有周公之聖如此而為讒言所傷若天威之不動是無天理也惟朕小子成王自稱也自今以往當改過自新遣使以迎周公于東逆迎也此蓋

始疑終信遇雨之吉羣疑已亡之時我國家襃崇有德之禮亦宜行之所謂籩豆有踐衮衣繡裳皆以寵周公而逆之以歸也王出郊所以謝天也天乃雨下而反其前日之風向者所偃之禾皆盡起矣向者大木為風所拔者二公又命邦人起而築之是歲大熟以風反風特在疑信之間洪範五事庶徵當不誣矣

尚書詳解卷二十六

尚書詳解卷二十七

宋　陳經　撰

大誥　周書

觀此篇乃見聖人當人情不安之時雖違衆以自用而亦不能不順乎衆人之心當商人之叛也兄弟至親猶且流言成王不信于其上而邦君御事復以為艱大于其下周公身處危疑之地而復專兵權以討

流言之人是衆人舉無以為可而周公獨以為可者
特以武王艱難𠞰造大業未易而姦人得以逞其邪
謀扶顛持危勢不容已在周公安得不違衆而自用
哉雖然苟無以順乎衆人之心而遂逞已意於必遂
安知疑周公者止于管蔡商奄而已哉一方不安而
天下皆為之不安一人致嫌則衆人皆為之嫌疑則
商家之事去周公難與圖功功雖成而亦難居者矣
此周公所以不得不委曲煩重披其心腹言之以先

王創業之難決其今日不可不為之志庶幾羣情畢孚反側者定而後元惡可得而滅矣此書雖稱王若曰實周公託王命以令天下也成王方疑周公則東征之舉決不出于成王之意在他則謂之挾天子以令諸侯在周公則謂之奉王命以討叛事有順逆其情異也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讀泰誓牧誓而知武王所以取商之易讀大誥之書

而知周家所以安商之難湯固嘗放桀矣而湯没之後不聞其有叛者武王伐紂事與湯同而武王崩之後事變若此其異則其風俗之薄亦已甚矣武王勝商之後立紂子武庚禄父以存商祀又以邶鄘衛封三叔俾之監商所謂仁之至義之盡誰謂身没之後兄弟至親乃與武庚忘前日之恩而為反叛之謀乎或曰以武王周公之聖豈不能逆知三監武庚之必叛而奚為封之殊不知聖人本無逆詐億不信之心

以漢高祖猶知吳王濞之反以張九齡猶知禄山之必叛安有武王周公而不足以料三監武庚之心哉特以商之宗祀不忍其遽絶而兄弟至親亦難以叛逆預期之也序此書者不曰武庚叛而曰三監及淮夷叛則是倡是謀者起于三監也不曰成王將黜商而曰周公相成王是伐商之謀皆周公為之而非成王意也流言扇揺周公恐天下為亂者衆故不可不先有以開諭之而大誥所由作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歴服弗造哲廸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王若曰周公稱成王之命也猷謀也以黜商之謀告爾多邦葢調發諸侯之兵以行故告爾多邦越爾御事之臣謂諸侯之三卿也弗弔成王罪己之辭引咎以歸已不為天所憫弔乃降禍害於我家不少延留謂武王安天下未幾而崩也洪惟我幼冲人洪大也

至大之責乃在我幼冲小子之身俾我繼無窮之歷
與服歷者天命也服者人事也此言任大責重之意
弗造哲廸民康我幼冲之人尚未能深造知人之哲
以啟廸民於康安之地何况天命深遠其能至于天
而知其命哉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
受命兹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
寶龜紹天明即命

已者發語之辭我小子處此艱難重任如涉深淵之水然不勝其危懼也雖然第知危懼而不知有必為之志不幾于柔弱乎予惟進而往求所以濟險之道處習坎而行有尚知事之當為者則決于必為而無有退縮我之所以必往求濟險之術者葢繼人之功業者當有以大而賁飾之于前人所受之命亦當大之如此則庶幾前人之大功可以不忘予豈敢閉于天之所降之威用哉天威之用在于福善禍淫三監

淮夷之叛如此是自取于天之誅戮也我于此不言奉天討則是閉塞天之威用矣前人之業與前人之受命當有以廣大之天之威用當有以奉之則伐商之謀其可已乎寧王遺我之寳龜我其卜之以紹繼天之明就受其命古者有國各有寳龜以守其國家有疑則卜之所以謀之鬼神而卜知天命之向背也聖人舉事本無事乎卜特假是以決其疑耳凡大誥之篇稱寧王寧考者皆指武王有安天下之功也寧人

者指武王當時所與同謀安天下之臣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曰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曰更端而言之也有大艱于西土謂武王崩我西土有大患也西土之人于此時皆為之惶惑不安所以三監起而蠢動商武庚恃其國小而富厚大敢紀其

王業之舊叙意圖商家復興也天降威謂三叔流言有當誅之罪此天所降之威也武庚知我國有流言之變內有疵病民不安于是大言以欺衆曰予商家當復反鄙薄我周家自古姦人乘釁而起者多因國內之變若無三叔流言彼蕞爾武庚何自而發周家殺武庚之父而滅其社稷武庚于周為仇則今日之叛乃復君父之仇于武庚何過之有曰不然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則是天討有罪矣其子奚復

仇武王殺受既是天討而武庚復仇是不知天討之義所以為周家之罪人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今天下蠢動之明日彼四國之中民之賢者有十人舍彼從我以翼助我撫安武事以謀其功賢者之見嘗先衆人而決葢彼知夫人事天理在周而不在商于是先見事幾而來助周周公成王知十夫之來卜知天意所在故知我有大事之休美矣大事即兵戎之事也又何況卜之于龜而休祥幷吉乎幷吉者

謂鬼神之謀與人謀合吉也聖人則灼見事理當為
然亦不敢自用必考之人謀鬼謀而後決明而士夫
幽而吉卜周公之所為合于天人之心久矣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
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
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
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周公之意若曰士夫既來矣卜又吉矣故我告友邦

之君謂諸侯也尹氏者諸侯之正官也庶事與治事之臣皆諸侯之國衆士也曰予既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往伐商逋亡播蕩之臣指武庚也商亡而武庚無所依歸即逋播也我武王念其絶祀從而封之至今乃背恩忘本如此豈得不伐十夫予翼而獨舉卜者葢龜乃神物至公無私者也爾庶邦之君與予庶士御事罔不反我之言且曰艱大以為征伐四國之事其難而且大是與成王周公之意相反也又且以

謂民之不安皆惟在王者之宫邦君之室盖化行自

内始四國有難汝成王當反求諸巳豈可専責他人

越予小子亦是邦君指成王而言謂我小子當成其

敬道自反巳也不可征伐王何不違其卜而為自反

之策乎且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巳豈非聖賢責巳之

道然用之于禹征有苗則可用之于周公伐商則不

可事有輕重緩急惟達權知變者為能盡之舜之天

下巳治惟一苗民不服舍之未害也故益所以有招

損得益之賛成王之三監則又異于此安危存亡之機在此一舉周公若撫機不發是見義不為也邦君御事考翼之言非無足取也然當此之時而為此言則但見邦君御事懐安憚勞而已不知權變而已故周公叙述其本情而告之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周公述成王之意以謂故我幼冲之人因汝邦君有艱大之説亦嘗永長思其艱而為之深謀遠慮矣曰嗚呼信乎此舉蠢動鰥寡之民往赴征伐之事豈不可哀也哉然戡大難者不顧小勞成大利者不恤小害蠢動鰥寡之民雖曰可哀然功之不成害之不除則為有國之大患以成一人之身乃為天之役當奉天以行罰也天以重大之計而遺于我之身以艱難之事而投于我之身我冲人豈于我之身而自恤乎

言我身不足恤則其所恤必有大于此者義宜也宜乎爾邦君與多士尹氏御事之衆當以言安于我以爲成王不憚勞憂恤之事寧考武王所當圖之功不可不成爲此言則可豈可與巳意相反爲艱大之説乎周公葢責望其以此意相勉也

巳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

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

圖事

已予我小子不敢替上帝命示之以必往之意也天

命高遠何自而見之曰以卜而見之天休于寧王言

往日天有休美之命命我武王與我小邦周由諸侯

而為天子我武王亦惟聽命于龜所以能綏定天下

而受此大命如泰誓所言朕卜是也況今日天有意

于誅叛人以助我民其可不惟卜之是用哉武王之

心與天心合故武王用卜成王之心與武王合故亦當如武王之用卜嗚呼歎而言之天有明德福善禍淫深可敬畏今日之艱難禍變發于不測皆天意有以輔成我莫大之業也孟子曰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蓋安樂者乃天之所以縱其心而稔其惡憂患者乃天之所以苦其心俾之增益其所不能王曰爾惟舊人成王恐邦君御事不從又指其老成歷事之君子當時曾為武王之臣親見武王之事者爾大能遠

省言老成之人所見之遠大也爾豈不知武王所以勤勞創業造天下者乎知武王之勤則知今日之事不可已也天之意閟閉而勞我以成功之所使我艱難辛苦不敢懷安則是將欲闢之必固閉之將欲張之必固翕之予不敢不極盡其力以終寧王所圖之事豈可以武王勤勞所圖之事今日為姦人乘釁而遽壞之乎衆人昧于天理以為不可伐聖人深知天理則以為不可不伐也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觀化誘之言可以見聖人忠厚之至聖人以其生殺予奪之柄令之誰敢不從倡之誰敢不應而必諄諄為之言以化而誘之者可見聖人之心不敢咈衆必欲上下相安然後可以舉事東征之謀周公成王所以大化誘我友邦之君當其化誘之時即至誠之言

也上天知我有至誠之辭從而輔我然天道高遠何以見天之輔誠辭即諸民而可考矣民心之所向即天意之所輔也天意民心若此則前寧人如武王之舊臣所與武王圖謀天下之功我曷不敢終其事乎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令四國叛亂為周家之害大意用勤勞我民使之動心忍性知患之所當除如人之有疾然去其疾則身可安除其患則民可安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所受之休命從而了畢其事乎

此一段言予曷敢予曷其子不敢皆是反覆重復言武王之業不敢不成商人之叛不可不誅之意初非周公之私意勞民動衆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若順也昔古也我師古昔之道所以必往古人見義

而必為凡今日順理而動者皆順乎古也不必泥其陳迹而後謂之順古朕所言者皆出于艱難而日思之矣既曰永思艱又曰艱日思又曰予永念可見聖賢舉事出于謀深慮遠未嘗輕易而動譬之為人父作室家然既已規模素定而底致其法度矣為之子者尚不肯為之營築堂基何况能為之創造屋宇乎又况之為人父治田然既已除去惡草而菑矣為之子者尚不能播植五穀何况能為有收穫乎周公比

言譬喻武王前日創業規模未成所以成前日之事更在後之子孫令成王為之子尚不能承父之志有姦不除有患不去則是隳壞前人之業尚何望其能顯設藩飾制禮作樂以文太平如厥子之構而穫乎厥考平日恭敬其事今見厥子如此其肯謂我有後而終不棄我之基業乎為人子而使其父至此則人子之心何安故我何敢不于我之身撫循寧王之大命乎大命天下之命也又譬如為人之父兄者忽有

朋類自外來伐其子又可養其勸伐之心而不救之

乎成王猶父兄也四國猶友也厥子猶民也四國作

亂爲民之害成王決不可養其助伐之心而不救

言必無此理也聖人以天下爲一家故託一家之事

以喻天下之事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

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

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

易

肆陳也言我所以告我邦君御事者其鋪陳已如此爾邦君御事不可不明乎此邦家之理理亂者本由哲智之人今也有十夫予翼其平日所蹈履皆足以知上帝之命周公于此以賢者之去就卜天意之從違伊尹歸亳而成湯伐夏之謀決十亂同心而武王伐商之計定十夫之來天意可卜矣天意既棐輔我周家之誠爾邦君御事其敢易我周家之法乎我周

家賞善伐惡禁暴除亂自有定法爾不可易也何況
天降災戾于周邦使大艱險之人大相隣助以伐于
室家以理言之征討無可疑者此實天命之已定者
也爾若不從是爾不知天之定命矣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
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
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兹
予永念曰言我亦嘗深思遠慮以為天下之喪殷如

穡夫然穡夫之治田畆也去惡草則恐其害嘉穀武王之伐商也矜其絶祀復立武庚武庚作亂是惡草之本根未除今則芟夷藴崇之以終其田畆之事俾無遺種也方是時武王舊臣皆欲從成王征伐使天意若欲休息此前寧人則我何敢盡用卜敢不從衆人而止乎以見當時舊臣之從周公者亦多矣今寧人指我以疆土所至不可坐受其侵畧在我所當循之何况卜之于龜又并吉乎以見人心之與天意皆

合也人事既如此天意又如此教我誕以爾東征天命無有差僭卜之陳列已如此矣此篇大槩以人事天意為主以人事言之則莫如十夫之予翼以天意言之則莫如卜之吉賢者民之望也卜者人情之所素信也周公不以一已之意強夫人之必從而以人事天意之可信者示之俾之不得不從此所以卒成東征之謀而人無異辭也

尚書詳解卷二十七

尚書詳解卷二十八

宋 陳經 撰

微子之命 周書

觀此篇之書有以見三代聖人寛大公平之氣象非後世之所能及且前代之子孫與巳為仇敵人情之所忌也處叛亂之後又人情之所易疑也微子以商王元子適在武庚為亂之後身處疑忌之後况商之

餘民未盡服周家思商之德澤久矣以微子之賢又當餘民思商之日成王周公豈不為後日慮而乃封微子之宋且告之以洪乃烈祖萬邦作式此其用心寬大公平豈後世所能及哉聖人之意惟在于崇德象賢使前代帝王正朔服色常存而不廢豈以叛亂之故而逆詐億不信哉茍為不然以武庚之叛遂深加懲創絕微子之封使商先王禮物不復見是私一已也是以噎而遂廢食也食不可廢則崇德象賢之

義豈可廢歟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商後作微子之命

黜殷命者絶其爵也殺武庚者誅其身也微子啓紂

之庶兄也當周公誅三監之時成王尚疑周公而未

釋則黜商命微子代商後者是亦出于周公之謀孔

子序此書不曰周公相成王而特曰成王者此乃夫

子直書周公之本也大誥言周公相成王既足見成

王之疑周公之心此言成王而不言周公亦足以見

周公之所行者無非奉成王之命而非敢自專也賞罰人主之柄臣無有作福作威則黜商命者以成王之命黜之而非周公黜之也命微子者以成王之命命之而非周公命之也君臣之分于是乎正矣誰謂周公攝政行天下之事乎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徳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寛除其邪虐

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成王之意若曰猷以道告之也殷王元子者微子乃帝乙之長子也紂之母生微子尚為妾已而為妻後生紂帝乙欲立啟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為後此見微子乃紂之庶兄實帝乙之元子也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此數句乃一篇之綱領也考之古典有崇德象賢之義則知二王

之後自周以前皆有之不特成周封微子也崇德者尊崇前代先王之德德厚者流光豈可使前代先王之德至于子孫而遂失其傳乎象賢者雖然崇先王之德又當以先王子孫之中特有其德可以象先王之賢者庶幾有遺風餘俗典型之可觀所以崇德象賢者正欲使之繼承先王之統緒修先王之禮物正朔服色車旗制度皆如其舊成王之意不以周家之禮物為盡善必欲存二王之後使夏商之禮為猶存

不特尊前代之帝王如此又欲使周家之子孫以前代之禮有所損益惜乎春秋之末世杞宋子孫微弱孔子能言其禮而文獻已不足徵矣作賓于王家二王之後有不能臣之義左氏傳曰宋先代之後于周為客如書所謂虞賓在位詩所謂有客是也與我周家咸致其美永世無有窮盡相期於久遠也嗚呼乃祖成湯而下此崇德之意也汝祖成湯能有齊聖廣淵之德齊有純一之意聖者大而化廣是寬洪淵是

深潛成湯只有一德安得有四以其至大而不可以一端名之故曰齊聖廣淵如堯之欽明文思如孔子之温良恭儉讓是也惟湯有此德故皇天眷顧佑助之而俾之大受天命撫民以寛此正當時湯之所以得天下之大要也紂以虐而失民心故湯以寛而得民心如漢髙祖入關之意大抵寛之一字乃人君之大德不特成湯如此古之帝王臨下者莫不如此惟成湯有齊聖廣淵之德故發而為撫民之寛不惟當

時被其功而免于桀之塗炭又且德垂于後而垂裕後昆功在當時德在後世此是成湯之盛德用之而不窮若徒有其功而德不及後是亦霸者之勲業而巳奚足觀哉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自此以下言象賢也猷道也成湯之所為無一不合

于道爾微子平日踐履能修其猷亦若湯然惟其踐履之至自有令名發越不可揜舊有令聞則其名之著也久矣恪慎克孝肅恭神人皆其踐履之實也惟其恪慎是以能孝其平時暗室屋漏之中用功者多矣若此之孝豈徒養口體而已哉自其謹恪之心推之則凡事君不忠交朋友不信戰陳無勇身陷于不義皆非所以為孝惟其肅是以能恭肅者敬之在心恭者敬之見于貌肅恭神人幽明一理也以此心事

神亦以此心接人也予嘉乃德曰篤不忘曰者發語之辭我成王美汝之德謂其德之篤厚而不能忘篤厚而不能忘者以見其心之誠無有間斷也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天人無異心以孝恭之德而祭祀則神歆享之是心與天合也以孝恭之德而治人則下民祗敬和協之是心與人合者也微子之德如此所以用建立爾以上公之位尹兹東夏鎬京在西故以宋國為東夏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微子任諸侯之責任大責重故成王前既稱美之此又戒之美之者所以勉其善戒之者又使之勿自恃其善也欽哉敬也自今以往當布其教以示民慎乃服命服命即上公九命之服謂諸侯之職也率由典常典如五典常如官常循典常而行之則無亂法越

理之事越典常則好異生事矣敷乃訓也謹服命也由典常也皆當致敬以藩輔我王室爾既能如此則無施而不可推而上之可以恢弘乃烈祖之所為而乃祖之德有光矣推而下之可以使爾民皆由法律而行無一人之不向善也在汝之身則能永安其位高而不危滿而不溢長守富貴在汝之為君則能毗予一人謹守侯度國無異政家無殊俗在汝之子孫可以世世享汝之德為萬邦之法我周家長無厭斁之

心謂不忘在王家也凡此皆是戒微子能致其敬則其為利如此之廣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言汝今往東夏當致其休無替我之所命凡上文之言皆朕命也以微子之賢猶告戒若此況其下者乎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唐叔于食邑之内得禾異畝同穎者禾各生其壟而合為一穗此天地之和氣所以彰成王周公君臣之

際始疑終信之意也君臣之際異體而同心故天地之應嘉禾異畝同穎唐叔得之不以為已之私有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于周公于東成王始者疑周公及其感悟之後知此禾乃周公之徳所致成王不敢私于是命唐叔以歸美周公以此禾歸之周公周公是時東征未還也作歸禾之書意其此書中必稱述周公之美徳焉周公既得天子所命之禾遂陳天子之命而作嘉禾之書意其此書之中必歸美成王善

則稱君為臣不敢居其美也成王之于周公始疑而終信之觀此二篇書叙宛然有虞廷賡歌之意三代之時祥瑞者亦多矣而孔子叙此書者其意以為周公之德其感于天如此當成王之疑也而禾為之偃及其啟金縢之書也禾為之起及其君臣之心既已相得也禾又為之合穗一禾而三致意焉周公之誠蓋與天通有以見天人之果無二理也不然聖人豈好為祥瑞之說如後世之紛紛也哉

尚書詳解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陳氏尚書詳解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李維翰

尚書詳解卷二十九

宋 陳經 撰

康誥 周書

此篇乃成王周公命康叔治衛國戒之之意大槩以法文王之明德慎罰而已以康叔之賢豈不知所以用刑而至于作一篇之書以戒之者蓋商民之不可以周民視之也周家漸化已久間有為不善而犯于

刑其輕重淺深原情而定何難之有商民則不然染商之惡責之則有不可勝責者又況不孝不友逆人倫悖天理者豈斯民之本心哉非其本心而陷于大戾此其情為可哀矜而不可以忿疾待之則明德慎罰之理在康叔正當撫摩之待其久而自化未可以輕于用刑也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成王以商地封武庚而使其弟三人監之其意以為腹心之親莫如兄弟故使監武庚兾其不為變也及三監挾武庚叛成王黜商乃封微子于宋而商之故地復使其宗室之賢如康叔者主之蓋欲易斯民之視聽使之見周家之教化不復思商家之舊俗也其意深矣謂之餘民者其強家大族既徙之于洛邑而不遷之餘民則以屬之衛侯周公之于商民蓋如此其委曲也遷之洛邑者使之邇王室之訓而民又不

可以盡遷也又以委之至親之康叔焉其内外表裏一皆以商民為念故作此三篇之書無非為康叔詳言商民之利害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先儒以謂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知封康叔在攝政之七年正與作洛邑同時洛邑之營復子明辟亦在七

年周公三年已滅三監至七年封康叔必于其閒更遣人鎮守之也哉始也始生魄即三月十六日明死魄生周公初造基址作新大都邑于東國之洛汭正居天下之土中四方之民皆和恱而集會以供力役之事侯甸男邦采衛六服之諸侯百工即諸侯之百官也皆播率其民之和以即事于周謂樂于趨事赴功也要服不預者以其遠而不及來也男言邦者以男居五服之中言邦則國君在焉舉其中則侯甸采

衛可知且王室有興作力役之事不聞周公有誥令名之而四方之諸侯百官萬民莫不咸在其不待令者猶且至則其令之者為何如其勤苦力役之事猶且至則示之以禮樂者又如何此見諸侯臣民之心若卜筮罔不是孚周公何以得此于民哉是必有以深服其心者久矣周公因其來也咸從而勸之謂撫摩勞來乃寛洪其心綽然有裕大誥以治洛之事如此則上下恩意交相浹洽可以想見成周之盛也夫

以治洛之事與命康叔初無與焉而乃叙之于此何也此有以見二事而一心也營洛邑者所以待頑民之遷者命康叔者所以治商民之不遷者其事雖不同而皆所以為商民故作書者首述作洛之由而後言命康叔之意則周公之心蓋無適而不在商民矣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

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兹東土

觀此文有朕其弟寡兄之言則告康叔者周公也非成王也周公告之而謂王若曰者周公奉成王之命以成王之意告之也孟侯者為諸侯之長蓋使康叔居方伯連帥之任以統率乎諸侯也故曰孟侯所以尊之使知孟侯之職如此之任大責重其可以輕易為之曰朕其弟所以親之使知親愛之念油然而生

則當思所以藩屏王室小子封所以教之使之不敢以老成尊大自居常如小子未有知識則不可以不順命承教數言之中自有抑揚之意存焉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此是一篇之大意近之可法者莫如子之于父故周公以顯考文王告之文王有大明于天下也故曰顯考克明德者明其在已之德慎罰者視民如傷不以刑妄加于人先言明德而次言慎罰則知明德者文王之所當急而罰者文王之所

當緩也惟其有明徳慎罰之心故雖鰥寡之微亦不敢侮其不敢侮者即明徳慎罰也鰥寡之微人情之所易忽也有一毫忽之之心則為敢侮矣敢侮則驕矜之念萌于其中豈不為明徳慎罰之累庸庸祗祗者言明徳也威威者言慎罰也惟文王自明其徳則亦能明人之徳故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惟文王之能慎其罰則亦知所以用罰故威其所當威是非善惡之理各因其所自然而已無私心焉故以顯示

斯民使之曉然于心目之間而知所避就者在此而已用是之故能始造區夏之大三分天下有其二也然文王所以肇造區夏之大亦自其微小者積之由一邦之修二邦之修言化行自一二邦而起也及其微而著也下達于民而西土之民恃文王而有所怙戴文王而有所覆冒上達于天故聞于上帝帝從而休美之天命文王受命而作周也此文王明德慎罰之效至于如此不獨文王為然武王亦然武王行征

誅之義以兵戎而伐商誕受天命使厥邦厥民皆得其叙而無有不滿之望者實汝寡兄武王勉行文王明德慎罰之道而武王初無二心也文王作于前武王述于後肆汝小子封所以能承先王餘澤而得在此東土為諸侯豈可不知所自來哉知文王所以得天下之由在乎明德慎罰則康叔化商民亦不可不明德慎罰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

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别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上文既使康叔知文武所以明德慎罰之由此又教之以考古人以為法不當有自足之心嘆而言曰汝封當念之不忘茍斯須而忘此念則是心之有間斷矣今治商民大槩在敬述乃文王之所為者何為祗遹即紹聞衣德言是也文王先有所聞善事汝當繼

續而行之文王有德言汝當衣而佩服曰紹曰衣自非力行之至何以能然敬述文王所為矣可以已乎曰未也往之衛國當廣求商家先哲王賢聖六七作之君用其所以保乂民之道既敷求商先王矣可以已乎曰未也汝大能為長遠之思商家老成人所以宅安其心而知訓民之道者此心之不安則是非之不明何以訓民哉惟商老成人能安其心如此昭晰無疑然後知所以訓民汝當遠而思之老成人所見

者深所謀者長不為淺近之計非遠惟之則不足以得所法既遠惟商耇成人矣可以已乎曰未也別求其所以聞由乎古先哲王如夏商如唐虞而上者用其所以康保民之道聞之于人行之于已然則既敷求古先哲王則是無所不學無所不考善有可法從而法之無有古今之間如此是其考諸古人者不一而足故能恢宏其天理不使一毫人欲間之若文考若商先王若商耇成人若古先哲王其事迹雖殊而

皆所以為天理也大順之德綽然裕于吾身則心逸
日休左右逢原自然無所廢事而常在王命雖爾身
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矣此章乃周公恢廓康叔之
心使之求善不已不可止于僅足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
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
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此一段皆言明德也小子封恫瘝乃身恫痛也瘝病也汝康叔當以商民合作一體觀之疾痛疴癢切于吾身可也若不以一體觀之商民之利害安危于巳無與焉是猶醫家所謂手足不知痛癢為不仁者也既知疾痛切于吾身則自然知所敬而不敢忽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此又合天人之理以告之天有可畏之理惟誠者是輔之然天道幽隱何從而見于民情而大可見矣民心之所向即天意之所福民心之

所背即天意之所棄雖然天之可畏固在乎民情然民之難保當求之吾心暑雨祈寒不免怨咨此小人之難保也然民心無常但知盡吾心而已所謂盡心者有一毫之忽則不得謂之盡所謂盡心者無求自安而好為逸豫民有一利當勤而興之民有一害當勤而去之此即乂民之道也成王之言自天而考之民自民而求之心可謂至要康叔不必求之天可也求之民可也不必求之民可也求之心可也我聞之

古人有言曰怨不在大以其起于細微也亦不在小以其由小可至大也諸侯之化民使民至于怨巳則皆巳之所未至也欲知寡怨之方惟順其所不順而逆民之事不敢為勉其所不勉而在巳之職不敢怠如此而後可以無怨巳乎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謂汝諸侯之事惟在于恢宏成王之心而推之以應保殷民而巳應其民而安之即觀民而設教也亦惟在于輔助成王居

天命之安作新民之舊俗而已葢商民之安危即天命之安危而商民之舊染亦當作而新之俾之舍舊而惟新是圖也應保殷民者成王之心而弘之者康叔也宅天命作新民者成王之事而助之者康叔也勸弘助二字足以盡人臣事上之道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一段言慎罰之事也敬明乃罰惟敬則能明蓋不敬則怠忽之心蔽之而用刑必有不得其當者矣上言明德亦曰敬哉此言慎罰亦曰敬明是敬心無時而敢忘也人有小罪不可不殺乃有大罪時乃不可殺非是罪之小者必殺之也若罪之小而教之不可不殺雖申商韓非之法亦未必然而謂成王周公為之乎其曰罪小者謂均是殺人之罪但甲之罪比之乙之罪為次爾故曰小罪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青

者無目謂過誤為之也今此人之罪非過誤為之乃惟終于為惡而不肯改悔者也自作不合典常之事矣且曰法固當爾是人也其罪雖比之他死罪為輕而其情則實重不可不殺即典謨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是也乃有大罪乙之罪比于甲之罪為大也非終于為惡者乃惟眚災眚者誤為之災者出于天災適然如此非其本意既盡也盡道以責之則信有大罪而極厥辜然以情恕之則不可殺此即典謨所

謂眚災肆赦宥過無大是也因其罪之大小而考其其情之輕重若是而加刑罰焉萬不失一矣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有叙者謂其治道當有次叙以漸行之也而不可以急迫也傳曰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惟自明其德者可以服人故乃大明服則民自然相勑正

勸勉以趨于至和而無有乖爭者矣有疾者不忘于攻治之言政教足以化惡為善者若有疾而去之則民皆去其咎惡而不蹈舊染矣保赤子者撫摩矜恤之言政教之養人如保赤子則民安治而不復有危亂者矣康叔所當先務者明德以化民至于刑罰則有不得已而用者用之亦不可以輕易非汝封得以刑人殺人者乎殺人罪之至于死刑者未至于死也蓋刑人殺人之權實汝康叔無或刑人殺人謂無以

得專刑殺之故而或至于濫刑殺人也非汝封又曰劓刵人劓刵之刑非汝康叔之所得用乎無或劓刵人無以得專劓刵之故而或至于濫刑劓刵人也既曰刑殺人又曰劓刵此重複之意此一段亦言明德慎罰之事要使康叔知為治之叙在于用德而不用刑在于寛緩和柔而不在于急廹躁切乃大明服示之以所好使民勑懋和矣又從而示之所惡若有疾而使之畢棄咎焉既使之果棄咎矣又懐之以所愛

使之康乂焉其委曲多端不欲驟然使民之速化而遽至于用刑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兹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自此以下又專言慎罰之事外事者外土之諸侯以獄事來上于周牧也康叔居牧伯之職故曰外事汝

于是陳布其法以司牧其衆臬有防限之義故為法也不特布陳是刑書已也商人之罰有合于倫理者又當兼采而用之葢衛乃商之故地所治者又商之餘民周承商之後故商罰有倫者不可不用之也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要者獄之要辭也察其要囚須當服念之五日六日又至于一旬十日又至于一時三月之久念之不忘如此反復重複如此果無濫矣然後丕大蔽斷其要囚王曰汝

陳時臬事罰蔽殷彝此又申上文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之意也成王之意若曰汝之所陳之法與乎所用之殷彝二者皆當用其宜于刑宜于殺者不可以就汝封之私意也次就也所陳之法與殷彝無非合于義也用私意以刑殺不若依法以刑殺也乃汝盡順其事自謂能得其叙無一不合義矣猶當曰未能順其事此戒康叔以不自足之意苟萌自足之心易至于輕忽輕忽則必有濫刑者矣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已乎汝惟小子未有如封之心者此康叔之心成王之所知也朕心朕德惟乃亦知之此成王之心康叔之所知也將有以告之必以其深相知者語之蓋君雖知臣而臣或不知君者臣雖知君而君或不知臣者皆未能深相信惟其相知之深是以相信之篤則成王之言康叔豈有不信者哉凡民自得罪者此言

民之罪有不可不殺者下文將言民之罪有未可用刑者故此言民之罪亦有合當用刑者分别而告之自得罪者非有以迫脅之而然是其出于故意為之不可改悔者也為寇盜攘竊者為姦宄于内外者殺人顛越人以助其利者暋强而為之為惡之力如此雖死且不畏若此等人凡民罔不憝惡之刑安得而赦之哉孟子曰是不待教而誅者此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

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

自此以下言父子兄弟人倫之大經商民至于相反如此其患皆在上之人感化之未至而非民之罪王曰封元惡大憝如上文所謂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者元惡之所謂大惡也矧惟不孝不友之人此豈可與

元惡之人同科哉葢人性本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者又皆其良知良能令也商民為子者不能祗敬奉行其父之事以至于大傷其父之心者是為子而不孝也為父者不能字育其子乃疾惡其子是為父而不慈也為弟者不知念五敎乃天之明道以至于不敬其兄是為弟而不恭也為兄者亦不念父母之所以鞠養其子之可哀而吾與兄弟葢同氣者今也乃不友愛其弟是為兄而不友也弔至也商民之所以

不孝不慈不恭不友而至于此者豈不于為政之人得罪乎政者正也上之人率之以正則民莫不正民至于如此則為政者可知矣民以彞常之性皆天所與也天與我民以秉彞而今也至于大泯滅而壞亂之且曰速用文王當時所作之罰刑于此亂常者無得赦之是雖大戛害于民而民愈不率教矣文王所由作刑罰者教之不從令之不可不得已而用也常民所以至此亂常者教之不以其道者也安可遽用

文王之刑哉康叔知此意則商民之不孝不友者未可以刑治之當優游寛緩以教之遲之以歳月之久以感悟之人情誰獨無是親愛之心哉久當自化矣
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兹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禮曰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孝悌睦友之愛是

庶子之在外以教化為職者也正人者百官之長也小臣有符節以號令者成王之意以謂商民不孝不友皆惟為政之人不能教人又何況在外為庶子而訓人者與乎為正人之官者與乎小臣之有符節者又不能以常理教其民方且别出私意以敷布其教令違道以要民之譽曽不念教民自有常理亦不知所以用其常理上以累其君之治而瘝厥君下以長其民之惡而為引惡若此等人者皆朕之所惡也夫

以商民之亂常如此而三監與其臣下又各出私意以教民令汝又速由用此義以私意率而殺之是罔民者也苟如此則亦爾為之君長者不能先正其家使父子有親長幼有叙故使為之小臣者與在外為正人之官者更相視效亦肆為刑威暴虐大廢棄其王命此豈以德而治民者之所為哉然則為康叔者如之何先正其家人使孝慈恭友行之于上而化之于下凡為衛國之臣者亦宜如此意以德治其民不

可如三監之臣更相效倣別敷播以造民則商民之
性㑺之所謂不孝不友者將皆反而為孝友矣此一
章無非反覆極言慎罰使康叔無濫刑矣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
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上章既言康叔未可用刑罰以治商民之不孝不友
此章又言敬典裕民之意典即常行之理父子君臣
兄弟夫婦是也汝當無不能敬其典則是反身以率

民至如民之未化則以寛裕待之則舜典敬敷五教在寛之意也詳于治已而畧于責人則能敬典裕民矣為治已之意畧而責人者詳是典之在吾身者未知敬而刑罰急廹之政所以責望于民必深惟文王之敬忌文王當時所敬者在德所忌者刑罰汝康叔之敬忌亦如文王之敬忌可也乃裕民曰我惟及汝能寛裕化民自言曰我惟有及于文王之裕民則我一人悦懌于心我之所望爾康叔者正在于是而爾

能副我所望豈有不恱者哉引惡者朕所慂裕民者予所懌以巳之好惡而示康叔者如此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爽明也民之本性未嘗不明所以不明者有以使之而非其本然也知民之本明當迪之于吉康之地吉對凶而言康對危而言為善則吉而安為惡則凶而危迪導之以吉康雖在上之人然所以能使之吉康

者自非民性本明安能如此我時其惟商家哲王之德用以安治于其民以作民之求君者民之所求也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康叔所治商民商民思念賢聖之君久矣故康誥之篇大率使康叔法商先王以應民之求謂因其民不易其俗行商王之德庶幾可以慰商民之望民之所求者無不獲矣況今商民無有廸道之而不適于善者良心民所固有不能還其所固有者其咎皆在上之人不能廸導之是謂有國而

無政矣政者正也有政則能正其民固也商民不孝不友之俗如彼成王周公畧無忿疾之心惟見其民之所以善而不見其民之所以惡其所以責備于康叔之身詳矣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廸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上顯聞于天

前既分别明德慎罰告之矣此而總言之曰予惟不

可不監視古人已行之迹而告汝以明德之說與其慎罰之行蓋明德慎罰非成王之私意告汝如文王如商先哲王皆其所監也今之民苟有不得其安而其心未有定止雖廸導之屢矣而民心猶未和同純一豈民之罪哉我無以安之定之同之故也天有爽明之道在上必降罰以誅殛我我其何辭以怨天哉汝康叔不可專咎于民以謂我教導之屢矣而所以未同者皆民之過非我之過苟如此則是汝心未有

盡處汝之心有毫髮之不盡則刑之于民者必無感化之理惟罪初不在于大以其生于細微也亦不在多以其生于寡少也汝康叔之心勿謂其罪在于大而忽于微罪在于多而忽于少其毫髮之未盡也皆足以為罪何況自小而積可至于大自少而積可至于多而顯聞于天者乎古人所以齊心服刑于宫庭屋漏之中而感民于耕桑隴畝之上者如此者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

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明德慎罰者當致敬惟敬則德自明罰自遠作怨者濫刑以斂民怨也非謀者不合于衆人之情而為謀者也非彝者非其所謂常行之道也既不作怨又不用非謀非彞則康叔有所當為者矣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康叔所當為者何在曰蔽時忱丕則敏德是也誠者物之終始悠久不息者也敏德者速于為德而無有遲回疑貳者也惟斷之以誠則可以大

法古人之敏德誠則能敏不誠則有間斷有作輟安在其能敏哉惟能以誠而敏德故能用此以康乃心用此以顧乃德用之以遠乃猷心之不安則必喜異而厭常德之不顧則無内省之實猷之不遠則貪目前之利忘他日之患凡此皆基于不誠者也所以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者亦以寛裕乎民而使之安爾謂之裕民則刑罰急廹之政豈所宜用哉綽乎其有餘寛乎其有容者皆裕民之理也康叔能如此則我

周家不汝瑕疵不汝殄絶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汝小子當知天命之無常為善則得福為惡則得禍民安則國君有安之理民危則國君有危之理命豈可常哉汝當念念不忘無我殄享者謂朝覲也汝為諸侯能安其民則長得以通朝覲奉上之禮而無以

殄絶矣明乃服命服者侯伯之服命者侯伯之命明察汝之服命所以責望于侯伯者何事哉爲民而已高乃聽則其所聽者當聽先王之格言而無溺于卑汚蹇淺之見以此而康乂其民可也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成王之望康叔也深故其爲言也不厭其重複自今往衛國不替廢其所以敬典敬典即常行之道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是也商民不孝不友之俗正在上之人敬行其典以率之聽我所以告汝之

言則汝長享衛國由子及孫矣既曰不汝瑕殄又曰惟命不于常又曰乃以殷民世享似若動之以禍福利害者葢諸侯之職在于保其社稷長守貴也民之安危而禍福之理存焉豈以利害之故而有所避就哉

尚書詳解卷二十九